



►騰沖的過橋米線。

過橋米線的儀式感

兒時，離家很遠的地方有一家過橋米線餐廳，當每次去吃的時候，自己小心翼翼地在一小碟一小碟的配料倒進滾燙的雞湯中，總覺得那是一場小小的慶典。

過橋米線是雲南人引以為傲的地方風味，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。它的誕生源於一段關於愛與耐心的傳說：相傳有書生苦讀於湖心亭，其妻每日送飯，為保湯熱，便以厚油封湯、以橋相渡。湯不涼、心不冷，這便成了「過橋米線」的由來。如今它早已超越了地域的邊界，成為雲南飲食文化的一張名片，並在二〇一四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然而，真正讓人難忘的，不只是那一碗湯的濃郁與香氣，而是整個「過橋」的過程。先是湯碗冒着熱氣端上桌，油光浮動如湖面初晴，配料一小碟一小碟地擺在托盤上：粉紅的火腿片、黑亮的木耳絲、翠綠的韭菜段、金黃的鵪鶉蛋，整齊得像節日的供桌。食客親手將它們一一放入湯中，看着生與熟在滾燙中交替，透明的湯瞬間變得濃白，香氣在鼻尖縈繞。那是一種與食物對話的節奏，也是一場關於等待與投入的儀式。

在這個講求「快」的時代，過橋米線的步調顯得格外緩慢。你必須親身動手、細心觀察、耐心等待，方能品得那碗湯的溫度。這樣的過程，像極了生活本身——需要時間的浸潤，也需要一點敬意。它提醒我們，食物從來不只是果腹的工具，更是一種文化的延續，一種情感的傳遞。

當熱氣再次升起，我總會想起兒時那碗湯的香味。那不是單純的味覺記憶，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象徵——無論人生多忙多倦，都該為自己留一份儀式，一份從容地「過橋」的心境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比利時灰蝦

如果你有機會溜達到北海邊上，特別是奧斯坦德那片風沙漫天的海岸線，就會發現這裏藏着一群貌不驚人「味不休」的寶藏——比利時灰蝦（Crevette Grise）。牠們體長不過四五厘米，通體灰色，扔進石頭堆裏能「隱姓埋名」一輩子。可偏偏也是這群「宅」在泥沙裏的「社恐」，不出遠門，靠一手「鮮」字訣，就把人類的胃緊緊「鎖死」。

灰蝦的生長環境得天獨厚，棲息在北海沿岸的淺水區域。雖然比利時國土面積不大，但就這一段海岸線，在潮起潮落間帶來了大量浮游生物，海水既不冷也不太暖，簡直是蝦的天堂。也因為這獨特條件，灰蝦肉質格外緊實，帶着一股難以言喻的鮮甜。如果跟其他蝦類作比，南美大蝦、澳洲龍蝦宛如「肌肉男」，肉厚有嚼勁，卻少了點靈活和俏皮；甜蝦雖然人氣高，但吃起來稍顯單薄，有蓋都蓋不住的「人工氣息」。這麼一看，灰蝦雖不走肥美多汁路線，可妙處就是「小而精」，口感彷彿濃縮了大海的精華，鹹甜、飽滿，在淡淡的礦物質香氣後，還有一輪北海抄底的印記，不腥不膩，層次分明。

更特別的是牠的捕撈方式。因為隸屬野生選手，要漁民們騎着高頭大馬，一邊踩着退潮的濕沙，一邊拉着特製的網兜緩緩前行。馬蹄踏海浪，漁網在水面下輕輕掃過，畫面就好像從中世紀走來。的確，這項世代相傳的手藝，在十多年前就列入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，可見比利時人對灰蝦的執念有多深。

上岸的灰蝦很嬌氣，新鮮期不過兩三天，一旦冷凍就沒了靈魂，最好現撈現吃。還有一道經典料理叫蝦塞番茄，把圓潤多汁的番茄挖空，將灰蝦用蛋黃醬、鹽、胡椒拌好就可以裝盤，鹹甜交織，綿密柔滑。果然，大海的饋贈從來不挑人，只等你張嘴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近日，筆者偶然路經廣州白雲賓館，只見這家老牌五星級酒店門前人頭攢動。酒店在路邊設置的流動餐車滋滋冒着暖霧，均價不到十元的早點剛擺出來，就被趕時間的上班族搶購一空。

曾經，「老廣們」提起白雲賓館，總想起擦得銜亮的旋轉門，和水晶燈下精緻擺盤的名菜。那份藏在星級服務裏的「距離感」，多少讓普通民眾覺得有點高不可攀。而今看着它走下「神壇」，把後廚的手藝搬上街頭，心裏既有「終於能輕鬆嘗鮮」的欣喜，也難免生出幾分時光變遷的唏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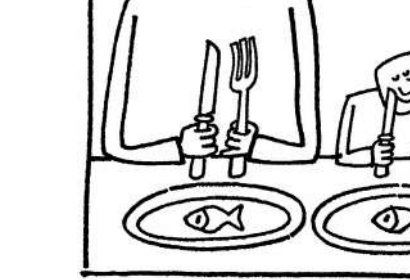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這一現象背後，可解讀出多重信息。對房企而言，規劃一座五星酒店，不僅能加快拿地效率，還能抬升樓盤地段價值；對地方政府來說，這也是優化招商環境的加分項。在房產經濟高歌猛進的年代，批量興建星級酒店成了多方共贏的選擇。可隨着樓市降溫，曾經財大氣粗的房企

不少內地電視劇都以小說作為故事藍本，部分劇集的改編幅度很大，雖然符合電視媒體的性質，能夠吸引普羅觀眾追看，但劇集內容未必反映原著精神和主旨。近期的劇集《命懸一生》根據「豆瓣連載小說」陸春吾的作品《一生懸命》改編。說是改編，劇集內容差不多完全按照小說的結構和情節而成。無論是故事主線、情節發展和角色身份，劇集都沒有偏離作者原意。小說本身已經懸疑曲折、引人入勝，拍攝成為劇集之後，因應影像的特性，劇情更加吸引。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

發生爭吵和埋怨的時候，是因為平等的人們沒有分到平等的東西，或者不平等的人們分到了平等的東西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近期在規劃離港自駕遊，目的地是個右軚車通行的國家，我在內地開車較多，倒是沒有在右軚車地區駕駛的經驗。於是想着在離港前，找個師傅溫習一下右軚車的駕駛技能。香港車多人多，尤其是在市區中心，狹窄的兩車道小路在驚人的車流量以及周圍的高樓襯托下，顯得逼仄不堪。

本以為這次學車之旅會是一場擁擠而急躁的體驗，可伴着落日走在青山公路，讓這場駕車之旅變得難忘。從擁擠的荃灣市中心出發，初時映入眼簾的是舊式的工業大廈，這些大廈儘管已然老舊，卻見證着香港數十年前的騰飛歷程。從工業大廈群中穿出，即刻就可以來到荃灣的海邊，建築頓時變得疏朗，能看到海邊青衣碼頭の修船廠以及來來往往的拖輪與小貨輪，不似維港那樣繁華，卻多了點市井氣息。

穿出荃灣，就來到了青山公路汀

走下「神壇」的星級酒店
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這一現象背後，可解讀出多重信息。對房企而言，規劃一座五星酒店，不僅能加快拿地效率，還能抬升樓盤地段價值；對地方政府來說，這也是優化招商環境的加分項。在房產經濟高歌猛進的年代，批量興建星級酒店成了多方共贏的選擇。可隨着樓市降溫，曾經財大氣粗的房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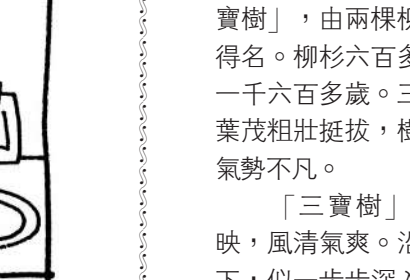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這一現象背後，可解讀出多重信息。對房企而言，規劃一座五星酒店，不僅能加快拿地效率，還能抬升樓盤地段價值；對地方政府來說，這也是優化招商環境的加分項。在房產經濟高歌猛進的年代，批量興建星級酒店成了多方共贏的選擇。可隨着樓市降溫，曾經財大氣粗的房企
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

發生爭吵和埋怨的時候，是因為平等的人們沒有分到平等的東西，或者不平等的人們分到了平等的東西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近期在規劃離港自駕遊，目的地是個右軚車通行的國家，我在內地開車較多，倒是沒有在右軚車地區駕駛的經驗。於是想着在離港前，找個師傅溫習一下右軚車的駕駛技能。香港車多人多，尤其是在市區中心，狹窄的兩車道小路在驚人的車流量以及周圍的高樓襯托下，顯得逼仄不堪。

本以為這次學車之旅會是一場擁擠而急躁的體驗，可伴着落日走在青山公路，讓這場駕車之旅變得難忘。從擁擠的荃灣市中心出發，初時映入眼簾的是舊式的工業大廈，這些大廈儘管已然老舊，卻見證着香港數十年前的騰飛歷程。從工業大廈群中穿出，即刻就可以來到荃灣的海邊，建築頓時變得疏朗，能看到海邊青衣碼頭の修船廠以及來來往往的拖輪與小貨輪，不似維港那樣繁華，卻多了點市井氣息。

穿出荃灣，就來到了青山公路汀

漸陷困境、自顧不暇，高端酒店們也只能被迫站上前台，學着自行造血。

時代消費浪潮也悄然轉向，人們不願再為虛高的「面子溢價」買單，「禁酒令」的實施讓高端消費人群再減一批，婚宴市場的萎縮更對酒店營收造成重創。多重壓力之下，曾經高踞雲端的星級酒店，不得不放下身段，走進街頭煙火裏。

可以說，星級酒店某種程度上是經濟高速發展的「顯色球」，見證着高端消費的熱鬧與繁盛，如今的境遇變遷又恰似一面鏡子，照見了行業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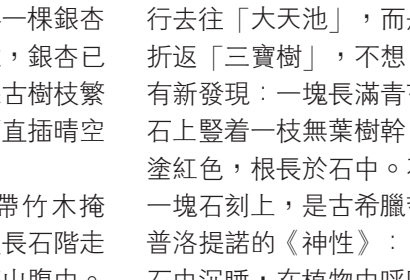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這一現象背後，可解讀出多重信息。對房企而言，規劃一座五星酒店，不僅能加快拿地效率，還能抬升樓盤地段價值；對地方政府來說，這也是優化招商環境的加分項。在房產經濟高歌猛進的年代，批量興建星級酒店成了多方共贏的選擇。可隨着樓市降溫，曾經財大氣粗的房企
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

發生爭吵和埋怨的時候，是因為平等的人們沒有分到平等的東西，或者不平等的人們分到了平等的東西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近期在規劃離港自駕遊，目的地是個右軚車通行的國家，我在內地開車較多，倒是沒有在右軚車地區駕駛的經驗。於是想着在離港前，找個師傅溫習一下右軚車的駕駛技能。香港車多人多，尤其是在市區中心，狹窄的兩車道小路在驚人的車流量以及周圍的高樓襯托下，顯得逼仄不堪。

本以為這次學車之旅會是一場擁擠而急躁的體驗，可伴着落日走在青山公路，讓這場駕車之旅變得難忘。從擁擠的荃灣市中心出發，初時映入眼簾的是舊式的工業大廈，這些大廈儘管已然老舊，卻見證着香港數十年前的騰飛歷程。從工業大廈群中穿出，即刻就可以來到荃灣的海邊，建築頓時變得疏朗，能看到海邊青衣碼頭の修船廠以及來來往往的拖輪與小貨輪，不似維港那樣繁華，卻多了點市井氣息。

穿出荃灣，就來到了青山公路汀

縮與消費轉型的雙重印記。「門口擺攤」的另闢蹊徑雖然「治標不治本」，但也不失為「以親民價格換流量、用街頭體驗積信任」的求生路徑。畢竟，動人的商業故事，往往就隱藏在需求與供給的精準對接裏，在願意俯身傾聽市場的誠意裏。



逢周一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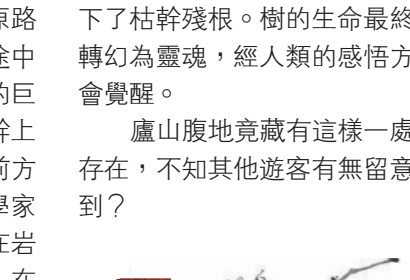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這一現象背後，可解讀出多重信息。對房企而言，規劃一座五星酒店，不僅能加快拿地效率，還能抬升樓盤地段價值；對地方政府來說，這也是優化招商環境的加分項。在房產經濟高歌猛進的年代，批量興建星級酒店成了多方共贏的選擇。可隨着樓市降溫，曾經財大氣粗的房企

這種現象並非廣州獨有。近來，各地不少星級酒店都卸下精緻的「長衫」，在街邊支起熱氣騰騰的餐車。曾經儀式感十足的高端體驗，就這樣變成街頭巷尾觸手可及的日常。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《命》劇的故事頗為離奇。倪向東與曹小軍是生死之交，某日小軍突然要求向東去小軍家裏，將一個大木箱搬到山上。向東按照小軍指示而行，到山上打開箱子，赫然發現箱內藏着小軍的屍體。與此同時，小軍的妻子吳細妹報警訴說小軍失蹤。倘若小軍被確認失蹤甚至死亡，吳細妹便可獲得巨額保險賠償，能夠為兒子曹天保醫治頑疾。倪向東被警方認為殺害曹小軍的嫌疑人，但原來小軍與細妹在十多年前已認識另一人，同樣名叫倪向東，而現在的倪向東，卻與



發生爭吵和埋怨的時候，是因為平等的人們沒有分到平等的東西，或者不平等的人們分到了平等的東西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近期在規劃離港自駕遊，目的地是個右軚車通行的國家，我在內地開車較多，倒是沒有在右軚車地區駕駛的經驗。於是想着在離港前，找個師傅溫習一下右軚車的駕駛技能。香港車多人多，尤其是在市區中心，狹窄的兩車道小路在驚人的車流量以及周圍的高樓襯托下，顯得逼仄不堪。

本以為這次學車之旅會是一場擁擠而急躁的體驗，可伴着落日走在青山公路，讓這場駕車之旅變得難忘。從擁擠的荃灣市中心出發，初時映入眼簾的是舊式的工業大廈，這些大廈儘管已然老舊，卻見證着香港數十年前的騰飛歷程。從工業大廈群中穿出，即刻就可以來到荃灣的海邊，建築頓時變得疏朗，能看到海邊青衣碼頭の修船廠以及來來往往的拖輪與小貨輪，不似維港那樣繁華，卻多了點市井氣息。

穿出荃灣，就來到了青山公路汀